

论皮肤外用中药制剂的机遇与发展

于妮娜¹ 马振友² 侯鸿军³ 李斌⁴ 禩国维⁵

(1. 陕西省新药审评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5; 2. 陕西马振友药业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21;
3.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陕西 西安 710065; 4.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
5.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 广州 510120)

摘要: 归纳总结了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皮肤性病学的发展历史, 以及百余年来中医皮肤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 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后的中药皮肤用制剂的机遇与发展, 认为今后应稽古鉴今, 继承创新, 在中医皮肤外用经典名方中研究与开发出疗效确切的皮肤用中药制剂, 并提出了具体对策。

关键词: 皮肤病学; 中药皮肤用制剂; 经典名方制剂

中图分类号: R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340(2018)04-0021-03

DOI: 10.13424/j.cnki.jsctcm.2018.04.007

本文在国医大师禩国维教授的指导下, 回顾了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皮肤外用制剂的发展历史, 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后的中药皮肤用制剂的机遇与发展, 提出具体对策。

1 辉煌历史, 医药并行

1.1 古代疡科的辉煌成就 远古时代由于人们处于恶劣的风霜雪雨自然环境中, 常被野兽毒虫所伤, 只能肉眼看到发生在皮肤的疾病, 经常使用植物粉、灰、汁、树叶等, 矿物粉末, 动物脂膏外用治病, 因此认识皮肤病和使用皮肤外用药是最早的医药学。中国先民在原始生活实践、医事活动中, 日积月累, 年复一年, 历经近万年口耳相传, 依附于人文始祖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等, 创立独特的医药技能。

《周礼》记载周代设食医、疾医、疡医、兽医 4 科, 其中“疡医”, 掌肿疡和溃疡,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 以五气养之, 以五药疗之, 以五味节之”, 采用砭和汞治疗皮肤病。长沙马王堆辛追墓(约公元前 500 年)出土了双层九子漆奁和香囊, 《五十二病方》记载白处(白癜风)、伤(小腿溃疡)等皮肤病 25 种, 用水剂、散剂、软膏等剂型和新鲜动、植物药治疗皮肤病。《黄帝内经》论述了皮、皮肤等名词, 疮疡、痈等皮肤病 30 余种^[1]。张仲景《伤寒论》(196~204 年)中, 即有“狐惑病”(白塞病)的记载, 治浸淫疮黄连粉主之等方剂沿用至今^[2]。

葛洪《肘后备急方》(265-341 年), 记载了麻风、瘰(瘰疬)、虏疮(天花)、痈疮等皮肤病 40 余种, 用丹药治疗疮疡, 列美容方 109 首。《刘涓子鬼遗方》(499 年)开疡科专著之先例^[3]。唐孙思邈《千金要方》(652 年)、《千金翼方》(682 年)载皮肤病证名称近 200 余种、方剂 234 首、皮肤病用药约 230 种, 收录面药 120 首。其后王焘《外台秘要》录美容方 200 余首, 两位医学家将外用制剂、化妆品普及民间。宋朝廷撰《太平圣惠方》(992 年)收录皮肤外用药、美容药方 336 首。伍起予辑《外科新书》(1207 年), 乃创外科命名之始, 已佚, 陈自明撰《外科精要》引之。元朝撰《御院药方》, 收录前朝美容方流传至今^[4]。明清疡科外科发展至鼎盛时期, 王肯堂撰《疡医证治准绳》(1608 年), 开启儒医派; 陈实功撰《外科正宗》(1617 年), 开启正宗派; 祁坤撰《外科大成》(1665 年)4 卷、王维德撰《外科证治全生集》(1740 年), 开启全生派; 吴谦、刘裕铎奉旨撰《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1742 年), 为清朝外科教科书, 开启金鉴派。李时珍(1518~1593 年)《本草纲目》载药 1892 种, 附方 11096 首, 集皮肤科药物 480 余种, 皮肤病 100 多种, 丰富了皮肤病治法^[5]。薛己的《疔疮机要》(1486 年)、沈之问的《解围元藪》(1550 年)、清朝释传杰的《明医疔疮全书指掌》(1675 年)和萧晓亭的《疯门全书》(1796 年)合称中国麻风医学四